宋鑑 一

太祖

共二十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目錄

卷之一

宋紀

太祖皇帝　附遼穆宗耶律璟　景宗賢

起庚申盡丙子凡一十七年

建隆三　乾德五

開寶九

卷之二

起丁丑盡丁酉凡二十一年

太宗皇帝　附遼聖宗隆緒

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卷之三　起（戊戌）盡（壬戌）凡二十五年
真宗皇帝　附（遼）聖宗隆緒
咸平六　景宗四
大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卷之四　起（癸亥）盡（癸卯）凡四十一年
仁宗皇帝　附（遼）興宗宗真　道宗洪基　（夏）元昊

天聖九　明道二

景祐四　寶元二

康定一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一

嘉祐八

卷之五　起甲辰盡丁未凡四年

英宗皇帝　附遼道宗　夏諒祚

治平四

卷之六　起戊申盡癸丑凡六年

神宗皇帝 附遼道宗 夏秉常

熙寧元年至六年

卷之七 起甲寅盡乙丑凡十二年

神宗皇帝下 附遼道宗 夏秉常

熙寧七年至十年 元豐八

卷之八 起丙寅盡庚辰凡十五年

哲宗皇帝 附遼道宗 夏乾順

元祐八 紹聖四

元符三

卷之九 起辛巳盡甲午凡十四年
徽宗皇帝 附遼天祚延禧 夏乾順
建中靖國 崇寧五
大觀四 政和元年至四年
卷之十 起乙未盡乙巳凡十一年
徽宗皇帝下 附遼天祚 金太祖完顏旻 夏乾順
政和五年至七年 重和一
宣和七
卷之十一 起丙午盡丁未凡二年

欽宗皇帝 附金太宗晟 西遼耶律大石 夏乾順

靖康二

卷之十二 起丁未盡庚戌凡三年

南宋紀

高宗皇帝 附金太宗 西遼耶律大石 夏乾順

建炎四

卷之十三 起辛亥盡丁巳凡七年

高宗皇帝二 附金太宗 熙宗 西遼感天蕭后 夏乾順

紹興元年至七年

卷之十四

高宗皇帝三 起(戊午)盡(癸亥)凡六年

附(金)熙宗亶 (西遼)仁宗夷列 (夏)仁孝

紹興八年至十三年

卷之十五

高宗皇帝四 起(甲子)盡(壬午)凡十九年

附(金)熙宗廢主亮 (西遼)仁宗夷列 (夏)仁孝

紹興十四年至三十二年

卷之十六

孝宗皇帝 起(癸未)盡(癸巳)凡十一年

附(金)世宗雍 (西遼)直魯古 (夏)仁孝

隆興二 乾道九

卷之十七　起甲午盡己卯凡十六年

孝宗皇帝下　附金世宗　西遼直魯古　夏仁孝

淳熙十六

卷之十八　起庚戌盡甲寅凡五年

光宗皇帝　附金章宗璟　西遼直魯古　夏純祐

紹熙五

卷之十九　起乙卯盡庚午凡十六年

寧宗皇帝　附金衛王永濟　西遼　夏安全

慶元六　嘉泰四　附元太祖奇渥溫鐵木真

開禧三　嘉定元年至三年

卷之二十　起(辛未)盡(甲申)凡十四年

寧宗皇帝　附 金 衛王宣宗 珣　元 太祖　夏 遵頊

嘉定四年至十七年　夏 德旺

卷之二十一　起(乙卯)盡(壬辰)凡八年　夏 睍

理宗皇帝　附 金 哀宗 守緒　元 太祖

寶慶三

卷之二十二　起(癸巳)盡(丙申)凡四年

理宗皇帝二　附 金 哀宗末主 承麟　元 太宗 窩闊台

紹定六　端平三

卷之二十三　起(丁卯)盡(戊午)凡二十二年

理宗皇帝三　附元太宗　定宗貴由　憲宗蒙哥

嘉熙四　淳祐十二

寶祐六

卷之二十四　起(己未)盡(甲子)凡六年

理宗皇帝四　附元憲宗元世祖忽必烈

開慶一　景定五

卷之二十五　起(乙丑)盡(甲戌)凡十年

度宗皇帝　附元世祖
咸淳十
卷之二十六　起乙亥盡己卯凡五年
孝恭懿聖皇帝　附元世祖
德祐二
端宗皇帝　附元世祖
景炎三
帝昺　附元世祖
祥興二

卷之二十七　起(己卯)盡(丁未)凡二十九年

元紀

世祖皇帝

至元十六年起至三十一年

成宗皇帝

元貞二　大德十一

卷之二十八　起(戊申)盡(癸亥)凡十六年

武宗皇帝

至大四

仁宗皇帝
皇慶二　延祐七
英宗皇帝
至治三
卷之二十九　起甲子盡庚辰凡十七年
泰定皇帝
泰定四　致和一
明宗皇帝
文宗皇帝

天曆一　至順三
順皇帝
元統二　至元六
卷之三十　起(辛巳)盡(丁未)凡二十七年
順皇帝下
至正二十七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一

宋紀 附遼紀

太祖皇帝 聰明仁孝。豁達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時僭國十餘。盡削平之。信任儒臣。分理郡國。抑奪權豪。愛養民力。號稱英仁之主

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諱匡胤。姓趙氏。涿音卓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弘殷娶

生有赤光之瑞

祝生聖人

杜氏。生太祖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太祖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天成元年丙戌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其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年丁亥。太祖應期而生。及長上聲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

陳橋兵變

常人矣增纂宋史。及陳氏桱續綱目。及史通要。後倣此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遼主穆宗璟應曆十年。○宋北漢。南唐。南漢。蜀遼。凡六國。吳越荊南凡二鎮○是歲周亡宋代春。

正月。辛丑朔。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衆立匡胤而還。初。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自土門東下。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

日光相盪

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懷德。張令鐸。殿前都虞候王審琦。虎捷右廂都虞候張光翰。龍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匡胤弟也）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夜五鼓。將校軍

黃袍加身

禁戢攘奪

士集驛門宣言冊點檢為天子將士環列待旦匡胤醉卧初不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聽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逼還汴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匡胤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

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秋毫無犯

呂氏中曰 顏濵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盖自後唐以来。不五十

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
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
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
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
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
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
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驛而後見也。
漢唐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
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

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爲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爲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閒。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

韓通備禦死之

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時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質以義讓匡胤。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

即皇帝位

對。列校羅彥瓌挺劒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禪位詔。見前卷周恭帝本紀文）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還之西宮。大赦。改元。國號宋（因所領歸德軍名也）命周宗正郭玘。祀周陵廟。定色

以火德
土

尚赤。臘用戌。以火德王天下周以木德。宋繼周故也

李氏燾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木牌題曰。點檢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點檢。日侍傍而不之覺。豈非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明曰。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能承先帝之業。時世亂主幼。太

祖以英武之資。不乘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封功臣

宋 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論翊戴功。以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王審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張光翰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龍

贈韓通死節

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悉進爵。華山隱士陳摶。聞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中書令。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遣使賑貸于諸州○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光義。即匡義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張昭等請依隋唐以來立四親廟。太祖從之。復詔議追尊四代

立太廟
帝祖考

號謚。於是判太常寺實儀。上議尊高祖
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
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
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太祖御
崇元殿。備禮冊命。因奉安神主于廟。定
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
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
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朱子曰 臣以為太祖受命之初。未遑
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以太祖受命
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而僖祖
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深考其
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

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功德蓋不必自親為之然後為盛也

尊杜太后

○漢遼師還○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汴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

加范質等官

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加周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吴廷祚同中書門下三品 ○賜貢士楊礪

周昭義使李筠起兵伐宋

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唐吳越遣使來賀即位○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先是太祖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太祖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

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太祖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邪。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其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遣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而據其城。北漢主封筠爲西平王。自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語。

周李筠死節
親負石

因使宣徽使盧贇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贇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漢主聞贇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太祖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平○太祖圍澤州。六月。李筠死之。先是太祖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

潞州平

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太祖列柵圍之。馬全義師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之被執也。對太祖曰。犬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太祖怒。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嘉其忠。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太祖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太祖

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呂氏中曰 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河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荊廣。混一規模。大略亦可覩矣

七月。太祖至大梁。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太祖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

命郭玘祀周六廟

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隷禁籍矣。又懲唐以来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洛陽廟成。遣官奉遷周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郭玘音起以時饗祀○八月。立王氏為皇后○以趙

李重進反

普為樞密副使。初。周世宗之世。太祖師
師之入滁也。得判官趙普與語。大悅之。
會獲盜百餘。太祖將盡殺焉。普請先訊
鞫。然後決。所活者什七八。太祖大奇其
才。留置左右。普。幽州薊人也○荊南節
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九月。淮南
節度使李重進謀反。重進。周太祖之甥
也。太祖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
青州。重進乃陰懷異志。太祖使陳思誨。

重進自焚死

唐主遣子朝

賫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冬十月。遣石守信等討之。尋親征。十一月。至廣陵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太祖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因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十二

翰林當以宿儒處

月。太祖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遼主殺其叔父李胡。李胡子宋王喜隱。輕慓無恒。謀反事覺。辭連李胡。遂死于獄。尋追謚曰章肅皇帝◯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

杜太后殂

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歛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辛酉 建隆二年。凡六國二鎮 春。正月。度民田 度。待洛反

○六月。太后杜氏殂。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

社后遺命

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櫃。命謹密宮人掌之。甲午。后殂光義。光美。太祖弟也。德昭。子也

講義曰 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

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曹。向。孟。之
賢始於此

【龜鑑曰】慈闈一語。金匱預盟。十七載
倦勤之後。舉神器之大。挈而授之。龍
行虎步之天子。堯舜授受。曾不是過。
劉元城嘗曰。三代而下。漢唐不能彷
彿其萬一。蓋亦詠歎於斯云

○太祖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

欲息兵建國久長之計

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鬬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無他。方鎭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爲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

杯酒釋兵權

憂其叛。然孰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音丙）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

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

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以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藩侯解兵權

呂氏中曰 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

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指婦濁亂於內。則漁

陽鼙鼓。必不啓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内。則賊温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朱子曰 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

豈不是仁者之功

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太祖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秋七月。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行興元尹。○唐主景殂。子煜立於江寧。景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

斬唐奔 臣

淮甸入於周。浸以衰弱。揚州既平。太祖日習馬舫戰艦於汴京南池。景聞大懼。遂徙豫章。會其彭澤令薛良避罪奔宋。獻平南策。太祖斬良。景始安。然終以境土蹙弱。憂慮成疾而殂。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而遣戶部尚書馮謐音密奉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太祖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冬。十月。葬明憲太后于安陵。○初。周世宗

親贊孔顏

命營國子監。置學舍。未成而殂。太祖即位。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

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齊州吏民愛之

◯以郭進爲西山巡撿使進至西山。威令嚴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罪

校自西山来。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頓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来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令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命諸州課農桑

壬戌 建隆三年。唐後主李煜元年。凡六國二鎮 二月。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子紹鎡嗣。其

將陳洪進執紹鎡歸之于江寧。以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冬。十月。以趙普為樞密使○遷其故主鄭王宗訓于房州○（遷周帝于房州）宋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十一月。荊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子繼冲嗣（繼冲。保融子也）○十二月。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據之。保權表請救于宋○高麗來貢

癸亥 乾德元年○是歲荊南亡○凡六國一鎮 春。正月。命慕

假道征荆南

容延釗（音昭）帥師討張文表。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初盧懷忠使荆南還。言曰。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慕容延釗行。太祖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音滅）不濟矣。乃命延釗假道江陵。以討文表。李處耘至襄州。諭繼冲以假道之意。

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保寅宴于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處耘令待

荆南平

延釗自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之矣。荆人束手聽命。即發江陵卒萬餘同趨湖南。繼冲因盡籍其境内三州。十七縣。戸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之于宋。太祖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馬步軍都指揮使。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為黄州刺史○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周

保權牙校張從富等。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太祖遣使諭之。從富等不聽命。

湖南平

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權以歸。太祖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湘湖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置義倉

○置義倉于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

去白起像

以文臣置州

置通判

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貸。○唐清源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秋。七月。太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圖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十二月。皇后王氏崩(諡曰。孝明。祔葬安陵)○初置諸州通判。太祖懲五季藩鎮之專。頗用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之權。趙普請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

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

范質等罷相

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甲子 乾德二年。凡六國一鎮 春。正月。范質魏仁浦。王溥罷。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位。至是從之。自唐以來。宰相入見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論從容。賜茶而

奏御之多始此

趙普初入相

退。質等憚太祖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言曰。如此庶盡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太祖從之。由是坐論之禮始廢。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普既相。以天下為已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决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雪夜幸普家

欲取幽燕

普意太祖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太祖立風雪中。普皇恐拜迎。太祖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太祖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

補綴舊牘復奏

圖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

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從太祖久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太祖及已者為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夏四月。以

置參政以分相權

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太祖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甎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奉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李氏沆曰 按唐故事。知政事。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旣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爲對。以參知政事爲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

遣將伐蜀

議者惜之

○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德昭。太祖長子也○冬。十一月。以王全斌。劉光義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崔彦進。王仁贍。劉廷讓。曹彬。副之。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先是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

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令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内。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欲通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峡路。增置水軍。太祖詔蜀邸吏將卒。先在江陵

獲蜀結北漢舉兵書

者悉放還。而蜀主遣趙彥韜孫遇。爲諜入汴覘强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韜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砦（與寨同。木柵通）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以圖授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

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劉光義克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舍舟而上。破舟城。蜀守將高彥儔自焚死。悉如太祖計王全斌克蜀興州。遂及蜀韓保正戰于三泉獲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乙丑 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王全斌等乘勝而前蜀主遣王昭遠趙崇韜等帥兵禦之。蜀主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宋師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退保劒門。宋師進次于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劒門

議克劍門

天險。諸軍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進德至來蘇。次清強。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昭遠

蜀主降

股栗失次。甲戌。全斌至。與趙崇韜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昭遠。崇韜。壬午。全斌克和州。得其糧八千餘斛。甲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議請降。因命李昊草表。初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乙酉。降表至。全斌等受之。乃入城。時劉光義克萬。施。開。忠。遂。五州。聞蜀主已降。乃引師會全斌于成都。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

解裘帽賜全斌

日當食不食

六十六日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戸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〇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〇二月壬寅朔日當食驗天不食〇三月兩川兵起王全

斌等討平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太祖詔發蜀兵赴汴州。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刼屬邑。衆至十餘萬。獲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

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

蜀兵作亂

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於是邛蜀等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崔彦進高彦暉田欽祚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彦暉戰死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誘致夾城中盡殺之久之曹彬劉廷讓力戰大破師雄於新繁走保郫縣全斌仁贍等復攻

之師雄走死康延澤丁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五月乙亥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丙戌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六月甲辰拜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子玄喆為泰寧軍節度使庚戌昶卒太祖廢朝五日追封楚王謚恭孝昶母李氏不哭舉酒酹（盧對反祭酒沃地也）地曰汝不死社

宰相須用讀書人

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太祖聞而傷之◯初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内。太祖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召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太祖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

手不釋卷

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周世宗顯德中。太祖平淮甸。或譖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撞碎寶器

○太祖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

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已何待也

○冬。十二月。回鶻于闐入貢于宋○女眞遣嗢突剌來貢名馬

呂氏中曰女眞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穉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

得不啓中原之禍

丙寅 乾德四年。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以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而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来。襲封廢絶。至是命宜主祀事○五月。親策賢良方正之士姜涉等于紫雲樓○占城来貢

封孔子後主祀

丁卯 乾德五年。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太祖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

嘉曹彬清謹

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爲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並進爵秩。曹彬自蜀還。槖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太祖深嘉之。以爲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

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李氏燾曰 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旣振。則易於反掌。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强國如摧枯拉（洛合反。敗之也）

朽之易也

呂氏中曰 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力。然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盖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

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義倫清節

二月。以西川轉運使給事中沈義倫為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而已。太祖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唯薦義倫可任。太祖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

五星聚奎

○三月。五星聚于奎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初竇儼

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爲諫官。
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
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
也。

呂氏中曰 以五代雲霧昏曀之久。所
以啓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休祥。然奎
星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兆
也。當是時。師魯明復之經未出。安定

立宋氏為太后

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光叡嗣

戊辰 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凡五國一鎮 春。二月。立宋氏為皇后 右衛將軍偓之女也 ○三月。初覆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太祖謂左右

覆試貢士

紫雲之祥龍化之夢

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中書覆試◯

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先是太祖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

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矣遵誨惶恐請死。太祖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邪。乃自驍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至是以夏州近邊。授之。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刲音奎。割刺也羊釃音踈。下酒也酒宴犒甚至。衆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牛馬數萬。夷落以定。秋毫不敢犯○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按護聖營卒薛釗。娶世祖女生繼恩。及世祖鎮太原。爵位隆顯。釗以微賤。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幼。世祖以漢主鈞無子。命養之。薛釗妻乃改適何氏。生繼元。漢主又養為子。至是繼恩即位。諡鈞曰孝和皇帝〕先是北漢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召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既又殺樞密使段常。以郭無為為相。悉委機務。遼主遣使責之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

哀漢主言不加兵於其世

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漢主遣使謝曰。父為子隱。願赦之。遼主不報而拘其使。漢主益憂憤成疾殂。初。太祖嘗因北漢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讎。宜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

大食来貢

言。故終鈞之世。不加兵馬◯八月。李繼勳帥師攻北漢。九月。北漢侯霸榮弑其主繼恩。漢相郭無為誅侯霸榮。漢主繼元立。遂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大發兵。遣兵馬揔管撻烈將而赴之◯冬十一月。享太廟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大食来貢

己巳開寶二年○遼景宗賢保寧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春二月。遼主田于懷州。獲熊。歡飲醉。馳還行宮。夜分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

等六人弑之。年三十九。廟號穆宗（謚曰。孝安敬正皇帝）

【史臣曰遼】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藥方。當用男子膽和之。不數年殺人甚多。覺其妄。殺之）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偵。音稱。候也。癡貞反。與漁人沙剌迭期候）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應曆十五年。二月。獲鴨。除刑。十六年。三月。東幸。庚午。獲鴨。甲申。獲鵝。皆飲達旦）除鷹坊刺面之令。

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

遼主賢立賢。小字明扆。世宗第二子也。穆宗養之宮中。即位。是為遼景宗賢聞遼主璟被弒。帥甲騎千人赴懷州。群臣尊曰。天贊皇帝。加耶律屋質于越。知國事

太祖圍太原

◯三月。太祖命李繼勳等進薄太原。大敗漢兵于城下。太祖自發汴。至太原。築長城圍之。城中大懼。然猶恃遼為援。四月。何繼筠逆遼師于陽曲。敗

恤繫囚

之斬首數千。太祖命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夏。五月。初命諸州獄吏恤繫囚。太祖以暑盛。詔獄吏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爲常○太原圍久。遼援不能進。殿前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

太原解圍

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時大軍頓甘草池中。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曰。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太祖從之。乃命趙普諭諸將。解圍而還

庚午 開寶三年。凡五國一鎮 春。三月。徵處士王昭

書治世養身之術

素爲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今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秋。九月。詔脩前朝諸陵被盜發者

詔洛陽。鳳翔。雍耀等州。周文。武。成。康。王。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後魏。孝

文。西魏文。後周太祖。唐高祖。大宗中宗。肅宗。代。德。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南漢主委政宦官龔澄樞。尤貴幸用事。作燒煑剝剔刀山劍樹之刑。賦歛煩重。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游幸無度。太祖聞之。歎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諸州。鋹囚唐使。報書甚不遜。唐主上其

伐南漢

言。太祖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及聞宋師至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郭崇岳等禦之。九月。宋師至富州。克之。斬其將伍彥柔。澄樞遁還。十月克賀州。十一月。攻昭桂下之。十二月。克連州。大敗漢兵。斬首萬餘。遂下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窮蹙。遣郭崇岳屯馬逕以禦宋崇岳無謀

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

辛未 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潘美克英雄州。進將薄城。漢主懼。欲迎宋師。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美遂進攻。崇岳為亂兵所殺。城遂陷。美入城。擒

南漢平

漢主。及澄樞文武九十七人。部送汴京。有官者百餘。盛服請見。美曰。是撩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一十七萬二百

六十三○夏六月。封劉鋹為恩赦侯。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李托。薛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鋹體質豐碩。眉目俱踈。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太祖幸講武池。鋹先至。賜以巵酒。鋹疑

推心置人腹

劉温叟清介

有毒。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乞全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邪。命取鋹酒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

○御史中丞劉温叟卒。温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温叟焉。開封尹光義聞温叟清

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温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温叟辭錢事太祖歎賞久之温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太祖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太祖曰必得純

不輕任人

厚如温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邉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呂氏中曰 國初用人之道。盖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劉中丞任之十二年。趙中令之相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

廢川班直

皆久任而成功也

○初太祖擇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爲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郊禮畢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太祖怒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其都校皆决杖降職。遂廢其班。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者。太祖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

犯法有劒

霖雨河決禱天

享國不久。何也。承進言其故云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祿秩。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太祖撫髀歎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

壬申 開寶五年○凡四國一鎮春。正月。禁民鑄錢爲佛像浮屠盖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夏。五月。大雨河決。太祖謂曹翰曰。朕信宿以來

信宿。謂再宿也 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為災也。太祖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闕。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

霖雨放宮人

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太祖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

戒公主用翠羽

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晉等皆稱萬歲

○秋。七月。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効。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

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呂氏中曰 刱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爲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爲儀

周恭帝殂

殿試貢士

脩五代史

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
萬世者爲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
而關於千萬里者爲甚遠。可不謹哉
癸酉開寶六年○凡四國一鎮春。二月。高麗王
昭卒。子伷立○三月。周鄭王宗訓殂于
房州。太祖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恭
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焉○覆試
貢士於講武殿。自是殿試。遂爲永制○
夏四月。命薛居正監脩五代史○交州

丁璉來貢。詔封璉為交阯郡王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秉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攻執之。仍置交阯節度使。乾德初。驩州刺史丁公著之子。部領攻節度使吳處玶。而據其位。自號大勝王。以其子璉為節度使。南漢既亡。遂來貢

○遼于越耶律屋質卒于越者。遼之貴官。無所職。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武寧節度使高繼沖卒

○秋。八月。趙普免。

趙普免相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憾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

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粥音育賣也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普又

雷德驤謗普

鼎鐺有耳

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方以文學得幸。而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帝言之。帝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黜爲商州司戶。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

子有隣。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賕骫都詭切。曲也法。普復庇二人。帝怒。杖贊。可度。而召德驤為秘書省。擢有隣秘書正字。普恩益替。普嘗設大瓮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

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諸宮中

呂氏中曰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櫃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普以天下為己任。故為政專。所

以啓雷德讓父子之謗也。自是以後
居正。義倫。不過方重靖介。自守之相
爾

封弟為晉王

九月。呂餘慶罷。○帝封弟光義為晉王兼侍中。班宰相上帝加子德昭同平章事。以薛
居正。沈義倫平章事。盧多遜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行開寶通禮帝命李昉。劉温叟。本開元禮。損益為二百卷。號通禮行之

甲戌七年○凡四國一鎮夏四月。遼使耶律昌

朮来朝始通也三佛齊来貢○九月命曹彬師師伐唐初帝屢遣使諭江南國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十萬以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

曹彬伐江南

戒勿暴掠生民

度江獻策

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十月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閏月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冰以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釣魚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維繫也疾棹抵北岸以度音鐸量也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石全

論梁祖暴亂

振徃荆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竹絙（居鄧反。大索也）自荆渚而下。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帝不聽。擢若冰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冰爲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爲知州。十一月。若冰請試舟於石牌口。遂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濟江。若履平地。與唐師遇輙敗之○冬。十月。五代史成。凡百五十卷。帝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

其賊詹於子也○十二月吳越王俶奉
命圍唐常州
乙亥八年○是歲唐亡凡三國一鎮春三月遼使克
沙骨慎思来結成○夏四月吳越王俶
克唐常州来歸○秋七月遣郝崇信如
遼報使也八月遼使耶律霸德来致方物
○曹彬圍唐江寧屢敗唐師于城下潤
州復降唐主危迫十月乃遣其吏部尚
書徐鉉等貢方物上表以求緩師鉉言

徐鉉來緩師

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柰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鉉在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大臣亦先白帝曰。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踰月唐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反覆論辯不已。帝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鼾侯肝反。睡熟）鉉惶恐而退。仍各厚賜遣還○

察孝弟文武才

曹彬稱疾誓不殺

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彬圍唐日久。唐主猶不知之。一日登城。見列栅于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先是兵柄委皇甫繼勳。至是殺之。彬頓師城下。俟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十一月。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唐主率臣僚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柰何。彬笑曰。煜素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赴汴京。彬

江南平

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江南賴以保全。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

帝泣懼鋒刃者

十五萬五千六十五。捷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富氏弼曰　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爲喜。蓋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爲强者所脅。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

逮也

呂氏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讎。而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危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僞之豪。悉得保全。老死牖下。

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爲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

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進封劉鋹為彭城郡公

丙子九年 十月以後。太宗炅太平興國元年○凡三國一鎮 春。正月。帝御明德門。以唐主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帝見而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李煜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

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音暨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彬

曹彬不伐功

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

不與彬使相

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並去聲。凡以撿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

樞密使

呂氏中曰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曹彬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盖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賜俶劒履上殿

○吳越王俶來朝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三月賜俶劒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封孫氏為王妃留兩月而遣還辭歸帝賜以黃袱封識音志記也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一日命徒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每脩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錢王焚香脩貢

○三月帝以子德

幸西京郊祀

芳為貴州團練使帝少子也○帝如西京。遂拜安陵宣祖陵也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経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帝弗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

欲都長安

唐守將胡則死之

荅。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殫音丹。盡也

四月。還東京 ○ 曹翰屠江州。殺唐守將胡則。唐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彥實集衆謀納款。指揮使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負之。刺史不忠。欲背國。爾曹能從我乎。衆皆聽命。乃與同列宋德明等攻彥實。彥實逃簷霤中。執而殺之。集衆為唐固守。曹翰圍之。城陷。翰執之。數其距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殺之。

攻太原

因縱兵悉取貲財。而盡屠其民。彬之子孫。貴盛累世。翰沒未久。子孫有乞丐者

○秋。八月。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郝崇信。王政忠。閻彥進。齊超。孫晏宣。安守忠。齊延琛。穆彥璋等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冬。十月。帝有疾。壬子。

太祖崩

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帝崩。先是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音迸。必正反。逐也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敕角反。刺也。又音擢。築也。舂也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

帝性孝友節儉

也。帝性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即位之初。頗好(去聲)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深居閉門。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語(音御)之曰。有天命者。任自

不容苛虐

洞開殿門

為之。不汝禁也。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京城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

防非窒慾

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又謂宰相曰。朕觀為臣者。比多不能有終。豈忠孝薄。而無以享厚福邪。尤注意刑辟。

哀矜無辜

哀矜無辜。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

灸艾分痛

善於任使

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容貰也。晉王嘗病亟。音急 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善於任使。即位之初。交。廣。劍南。太原。荊湖。江表。遼。夏。皆敵國也。因注意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均領棣州。郭進控西山。

悉以馭群下

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與管同）榷（音角）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為間

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掊越吳。所向遂志。盖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元年。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有府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三百九萬五百四云

新安胡氏一桂曰 帝即位之初。長慮卻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生民塗

炭。已知所以為處藩鎮。收兵權之道。以昝居潤權知鎮州。此以知州易方鎮也。既命文臣知州。又各置通判以貳之。所以分節度使之權也。又命朝臣彊幹者出為知縣。所以革藩鎮驕縱之弊也。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以收方鎮之兵也。又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五人

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衛。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其於削平僭亂也。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於是平荊南。平湖南。平蜀。平南漢。平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遣帥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曰。吾當赦此一方之民。曰。切勿暴掠生民。暨捷書來奏。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思布聲教以撫安之。攻

欲復石晉所棄地

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真天地父母之爲量着矣。豈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已哉。當時惟河東未平。吳越久已奉正朔來朝矣。西北二方西夏契丹慮之甚遠。積貯金帛。期滿五十萬。與契丹贖幽燕地。否則決戰。期以絹二百萬足。可易敵人首十萬。心未嘗一日忘中國故地也。假以十年。河東不日平。石

晉棄地亦可復。若夫收靈夏。特餘事耳。江南甫平。適年而帝已晏駕。惜哉其重儒術也。數幸國子監。親賛孔顏。謂須用讀書人為宰相。而武臣亦欲令讀書。其取士也。復拔萃之科。嚴覆試之法。其制兵也。置剩員以處退兵。親臨講武殿以閱習。其理財也。置封樁庫（樁。朱江反）收市舶利。禁羨餘之獻。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

詣城南。賜饑民粥。曹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其勸農桑也。詔長吏勸課。其卹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以暑氣命諸州獄吏灑掃洗滌。至於抑奢侈。廢媚川郡。碎七寶器。戒公主勿飾繡翠。嘗出麻縷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即此而觀君人之道。眞偉然矣。究其所以然者。豈無所本哉。帝嘗聞道理最大一言。既足以爲植國

正心脩身之學

帝與堯舜之心合

之根本。而其正心脩身之學。實有非人所能企及者。至於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又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朱文公稱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他如事周太后如母。與少帝殂。為舉哀輟朝。保全功臣。俾皆老死牖下。其忠厚之至。有

可言者矣至於導母后遺教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弟孝友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至於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姦雄之變而其後也亦漸無以禦外敵之驕雖太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國初文事已即開端武略已微不競矣雖理勢之固然然仁厚一脉肇三百年之久夫豈易能哉吁帝吾無間然矣

甲寅。晉王光義即位。改名炅（古迥反。光也。迥。戶茗反）。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别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爲之防。曲爲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

體朕心

龜鑑曰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以金戈鐵馬。間關以有天下。不付之子而授之弟者。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叶堯。禹之承舜。而太宗獨無是心乎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廷美。即光美也。兄

未踰年
改元

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以盧多遜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進封李煜隴西郡公。劉鋹衛國公○十一月。封高麗王伷為高麗國王○遣馮正如遼告哀○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十二月。帝御崇元殿受朝。樂縣與懸同而不作。大赦。改元太

高麗来人入學

平興國○始令諸道轉運使。察舉部内官吏○遼使郎官王六。蕭古只。来弔賀王六。弔慰也。蕭古只。賀即位也○以樞密直學士賈琰爲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此始○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一

